# 范文正贬饶州原文(7篇)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紫云飞舞 更新时间：2023-12-24

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1人类社会开始之后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也是自利的。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，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。有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，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；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，却让天下人免受...*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1**

人类社会开始之后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也是自利的。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，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。有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，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；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，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。那个人的勤苦辛劳，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。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，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，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。所以古时的君主，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，是许由、务光等人；就位而又离位的，是尧、舜等人；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，是大禹了。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？喜好安逸，厌恶劳动，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。

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。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，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，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。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，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，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，把它传给子孙，享受无穷。正如汉高祖所说的“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，与二哥相比，究竟谁多呢？”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，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。

这没有其他原因，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，将君主看作是客，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，都是为了天下人。现在将君主看作主，将天下看作是客，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，正是在于为君主啊。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，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，使天下的子女离散，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，对此并不感到悲惨，还说：“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。”当他已得到天下后，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，离散天下人的子女，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唐享乐，把这视作理所当然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。”既然这样，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，只是君主而已！当初假使没有君主，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，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。唉！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？

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，把他比作父亲，拟作青天，实在是不算过分。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，将他看成仇敌一样，称他为“^v^”，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。但小儒死守旧义，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，难以逃脱，甚至像夏桀、殷纣那样残暴，竟还说商汤、周武王不应杀他们，而编造流传伯夷、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，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，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。难道天地这样大，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，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？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，孟子的话，是圣人的\*\*啊。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、像老天一般的空名，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\'君主，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，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，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？

虽是这样，如果后代做君主的，果真能保住这产业，把它永远传下去，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。既然将它看作产业，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，有谁不像自己呢？于是用绳捆紧，用锁加固，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，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。远的不过几代，近的就在自身，他们血肉的崩溃，就应在子孙的身\*\*。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，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，也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！”这话真可痛惜啊！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，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，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？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，那么唐尧、虞舜的时代，人人都能推让君位，许由、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；不明了作君的职责，那么就连市井之间，人人都想得到君位，许由、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。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，但用片刻的荒唐享乐，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，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。

渑水燕谈录文言文原文（扩展8）

——孟门山文言文原文翻译

孟门山文言文原文翻译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2**

襄公五年原文及翻译

【经】五年春，公至自晋。夏，郑伯使公子发来聘。叔孙豹、鄫世子巫如晋。仲孙蔑、卫孙林父子会吴于善道。秋，大雩。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。公会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齐世子光、吴人、鄫人于戚。公至自会。冬，戍陈。楚公子贞帅师伐陈。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齐世子光救陈。十有二月，公至自救陈。辛未，季孙行父卒。

【传】五年春，公至自晋。

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，晋人执之。士鲂如京师，言王叔之贰于戎也。

夏，郑子国来聘，通嗣君也。

穆叔觌鄫大子于晋，以成属鄫。书曰：「叔孙豹、鄫大子巫如晋。」言比诸鲁大夫也。

吴子使寿越如晋，辞不会于鸡泽之故，且请听诸侯之好。晋人将为之合诸侯，使鲁、卫先会吴，且告会期。故孟献子、^v^子会吴于善道。

秋，大雩，旱也。

楚人讨陈叛故，曰：「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。」乃杀之。书曰：「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。」贪也。君子谓：「楚共王于是不刑。《诗》曰：『周道挺挺，我心扃扃，讲事不令，集人来定。』己则无信，而杀人以逞，不亦难乎?《夏书》曰：『成允成功。』」

九月丙午，盟于戚，会吴，且命戍陈也。穆叔以属鄫为不利，使鄫大夫听命于会。

楚子囊为令尹。范宣子曰：「我丧陈矣!楚人讨贰而立子囊，必改行而疾讨陈。陈近于楚，民朝夕急，能无往乎?有陈，非吾事也，无之而后可。」

冬，诸侯戍陈。子囊伐陈。十一月甲午，会于城棣以救之。

季文子卒。大夫入敛，公在位。宰庀家器为葬备，无衣帛之妾，无食粟之马，无藏金玉，无重器备。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。相三君矣，而无私积，可不谓忠乎?

文言文翻译:

五年春季，鲁襄公从晋国到达鲁国。

周灵王派遣王叔陈生向晋国控告戎人，晋国人把他抓了起来。士鲂去到京师，报告说王叔倾向戎人。

夏季，郑国的子国来鲁国聘问，这是由于为新立的国君来通好。

穆叔带领鄫国的太子去到晋国和君臣作私人会晤，以完成鄫国归属鲁国的手续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叔孙豹、鄫太子巫如晋”，这就是把鄫国的太子巫比作鲁国的\'大夫。

吴子派遣寿越去到晋国，解释没有参加鸡泽会见的缘故，同时请求听从命令和诸侯友好。晋人将为吴国会合诸侯，于是让鲁国、卫国先会见吴国，同时告诉吴国会见的日期。所以孟献子、^v^子在善道会见了吴人。

秋季，举行盛大的雩祭，这是由于天旱的缘故。

楚国人质问陈国背叛的原因，陈人说：“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国以满足他个人欲望。”楚国就杀死了子辛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”，是由于他贪婪的缘故。君子认为：“楚共王在这件事情上用刑律不当。《诗》说：‘大道笔直，我的心里明白。计划不善灵，应招集贤人决定。’自己就没有信用，反而杀人以快意，不也是很难了吗?《夏书》说：‘完成信用然后才能成功。’”

九月二十三日，鲁襄公和晋悼公、^v^公、陈哀公、卫献公、郑僖公、曹成公、莒子、邾子、滕成公、薛伯、齐国世子光、吴国人、鄫国人在戚地结盟，这是为了会见吴人，同时由晋悼公命令诸侯出兵戍守陈国。穆叔认为鄫国的归属对鲁国不利，就让鄫国的大夫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见听取命令。

楚国的子囊做令尹，范宣子说：“我们失去陈国了。楚国人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而又立了子囊，一定会改变子辛的所作所为而很快讨伐陈国。陈国接近楚国，百姓时时骇怕兵患，能够不归向楚国吗?保有陈国，不是我们的事情;放弃陈国，以后反倒好办。”

冬季，诸侯派兵戍守陈国。子囊进攻陈国。十一月十二日，鲁襄公和晋悼公、^v^公、卫献公、郑僖公、曹成公、齐国世子光在城棣会合以救援陈国。

冬季，诸侯派兵戍守陈国。子囊进攻陈国。十一月十二日，鲁襄公和晋悼公、^v^公、卫献公、郑僖公、曹成公、齐国世子光在城棣会合以救援陈国。季文子死。根据大夫人敛的礼仪，鲁襄公亲自看视。家臣收集家里的器物作为葬具。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，没有吃粮食的马，没有收藏铜器玉器，一切用具没有重复。君子从这里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心：辅助过三位国君而没有私人积蓄，可以说不是忠心吗?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3**

定公二年原文及翻译

原文：

定公二年

【经】二年春王正月。夏五月壬辰，雉门及两观灭。秋，楚人伐吴。冬十月，新作雉门及两观。

【传】二年夏四月辛酉，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。

桐叛楚。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，曰：“以师临我，我伐桐，为我使之无忌。”

秋，楚囊瓦伐吴，师于豫章。吴人见舟于豫章，而潜师于巢。冬十月，吴军楚师于豫章，败之。遂围巢，克之，获楚公子繁。

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，私出。阍乞肉焉。夺之杖以敲之。

翻译：

二年夏季，四月二十四日，巩氏的`子弟们刺杀了巩简公。

桐地背叛楚国，吴王派舒鸠氏诱骗楚国人，说：“请楚国用军队逼近我国，我国就进攻桐地，为了让他们对我国没有猜疑。”

秋季，楚国的囊瓦从豫章进攻吴国的军队，吴国人让战船出现在豫章，而暗中在巢地集结部队。冬季，十月，吴军在豫章攻击楚军，击败了他们。于是就包围巢地，攻占了它，俘虏了楚国的公子繁。

邾庄公和夷射姑喝酒，夷射姑出去小便。守门人向他讨肉，他夺过守门人的棍子就敲打他们。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4**

在三峡七百里当中，\*都是连绵的高山，几乎没有中断的地方。层层的悬崖，排排的峭壁，把天空和太阳都遮蔽了。若不是在正午、半夜的时候，连太阳和月亮都看不见。

在夏天水涨、江水漫上小山包的时候，上行和下行的船只都被阻，不能通航。有时\*\*的命令要急速传达，这时候只要清早坐船从白帝城出发，傍晚便到了江陵。中间相距一千二百里，即使骑着骏马，驾着疾风，也不如它快。

在春、冬两个季节，雪白的急流，碧绿的深潭，回旋着清波，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。在极高的山峰上，生长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柏树，在山峰之间，常有悬泉瀑布飞流冲荡。水清，树荣，山高，草茂，趣味无穷。

在秋天，每到初晴的时候或下霜的早晨，树林和山涧显出一片清凉和寂静。高处的猿猴拉长声音呜叫，声音连续不断，非常凄凉怪异。空旷的山谷传来猿啼的回声，悲哀婉转，很久很久才消失。所以打鱼的人有首歌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!^v^

渑水燕谈录文言文原文（扩展6）

——包拯文言文原文及翻译

包拯文言文原文及翻译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5**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君子共己以待（2），问焉则言，不问焉则止。譬若钟然，扣则鸣，不扣则不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是言有三物焉，子乃今知其一身也（3），又未知其所谓也。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，进而谏，则谓之不逊；因左右而献谏，则谓之言议。此君子之所疑惑也。若大人为政，将因于国家之难，譬若机之将发也然，君子之必以谏，然而大人之利。若此者，虽不扣必鸣者也。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，虽得大巧之经，可行于军旅之事，欲攻伐无罪之国，有之也，君得之，则必用之矣。以广辟土地，著税伪材（4），出必见辱，所攻者不利，而攻者亦不利，是两不利也。若此者，虽不扣，必鸣者也。且子曰：‘君子共己待，问焉则言，不问焉则止，譬若钟然，扣则鸣，不扣则不鸣。’今未有扣，子而言，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？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？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实为善，人孰不知？譬若良玉，处而不出有馀糈（5）。譬若美女，处而不出，人争求之；行而自炫，人莫之取也（6）。今子遍从人而说之，何其劳也！”子墨子曰：“今夫世乱，求美女者众，美女虽不出，人多求之；今求善者寡，不强说人，人莫之知也。且有二生于此，善筮，一行为人筮者，一处而不出者，行为人筮者，与处而不出者，其糈孰多？”公孟子曰：“行为人筮者，其糈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仁义钧，行说人者，其功善亦多。何故不行说人也。”

公孟子戴章甫，搢忽（7），儒服，而以见子墨子，曰：“君子服然后行乎？其行然后服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行不在服。”公孟子曰：“何以知其然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，金剑木盾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，牂羊之裘，韦以带剑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，綘衣博袍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此四君者，其服不同，其行犹一也。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。”公孟子曰：“善！吾闻之曰：宿善者不祥（8）。请舍忽，易章甫，复见夫子，可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请因以相见也。若必将舍忽、易章甫，而后相见，然则行果在服也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商王纣、卿士费仲，为天下之暴人；箕子、微子、为天下之圣人。此同言，而或仁不仁也。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，关叔为天下之暴人，此同服，或仁或不仁。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。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，子之古，非古也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圣王之列也，上圣立为天子，其次立为卿大夫。今孔子博于《书》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，若使孔子当圣王，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爱人节用，合焉为知矣。今子曰‘孔子博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’，而曰可以为天子。是数人之齿（9），而以为富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贫富寿夭，齰然在天，不可损益。”又曰：“君子必学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教人学而执有命，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（10）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有义不义，无祥不祥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，而为祸福，执有祥不祥，是以政治而国安也。自桀、纣以下，皆以鬼神为不神明，不能为祸福，执无祥不祥，是以政乱而国危也。故先王之书，子亦有之曰：‘其傲也出，于子不祥。’此言为不善之有罚，为善之有赏。”

子墨子谓公孟子曰：“丧礼，君与父母、妻、后子死，三年丧服；伯父、叔父、兄弟期（11）；族人五月；姑、姊、舅、甥皆有数月之丧。或以不丧之间，诵《诗》三百，弦《诗》三百，歌《诗》三百，舞《诗》三百。若用子之言，则君子何日以听治？庶人何日以从事？”公孟子曰：“国乱则治之，国治则为礼乐；国治则从事（12），国富则为礼乐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国之治，治之废，则国之治亦废。国之富也，从事故富也；从事废，则国之富亦废。故虽治国，劝之无餍，然后可也。今子曰，国治则为礼乐，乱则治之，是譬犹噎而穿井也，死而求医也。古者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为声乐（13），不顾其民，是以身为刑僇（14），国为戾虚者，皆从此道也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无鬼神。”又曰：“君子必学祭祀（15）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执无鬼而学祭礼，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，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子以三年之丧为非，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，是犹倮谓撅者不恭也（16）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知有贤于人，则可谓知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愚之知有以贤于人，而愚岂可谓知矣哉？”

公孟子曰：“三年之丧，学吾之慕父母（17）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夫婴儿子之知，独慕父母而已，父母不可得也，然号而不止，此其故何也？即愚之至也。然则儒者之知，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？”

子墨子曰问于儒者（18）：“何故为乐？”曰：“乐以为乐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未我应也。今我问曰：‘何故为室？’曰：‘冬避寒焉，夏避暑焉，室以为男女之别也。’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。今我问曰：‘何故为乐？’曰：‘乐以为乐也。’是犹曰：‘何故为室？’曰：‘室以为室也。’”

子墨子谓程子曰：“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（19）。儒以天为不明，以鬼为不神，天、鬼不说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厚葬久丧，重为棺椁，多为衣衾，送死若徙，三年哭泣，扶后起，杖后行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弦歌鼓舞，习为声乐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以命为有，贫富寿夭、治乱安危有极矣，不可损益也。为上者行之，必不听治矣；为下者行之，必不从事矣。此足以丧天下。”程子曰：“甚矣，先生之毁儒也！”子墨子曰：“儒固无此若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是毁也。今儒固有此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非毁也，告闻也。”程子无辞而出。子墨子曰：“迷之（20）！”反，后坐（21），进复曰：“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（22）。若先生之言，则是不誉禹，不毁桀、纣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应孰辞（23），称议而为之（24），敏也。厚攻则厚吾，薄攻则薄吾（25）。应孰辞而称议，是犹荷辕而击蛾也。”

子墨子与程子辩，称于孔子。程子曰：“非儒，何故称于孔子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。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，鱼闻热旱之忧则下，当此，虽禹、汤为之谋，必不能易矣。鸟鱼可谓愚矣，禹、汤犹云因焉。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？”

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身体强良，思虑徇通（26），欲使随而学。子墨子曰：“姑学乎，吾将仕子。”劝于善言而学。其年，而责仕于子墨子（27）。子墨子曰：“不仕子。子亦闻夫鲁语乎？鲁有昆弟五人者，其父死，其长子嗜酒而不葬，其四弟曰：‘子与我葬，当为子沽酒。’劝于善言而葬。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。四弟曰：‘吾未予子酒矣（28）。子葬子父，我葬吾父，岂独吾父哉？子不葬，则人将笑子，故劝子葬也。’今子为义，我亦为义，岂独我义也哉？子不学则人将笑子，故劝子于学。”

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子墨子曰：“盍学乎？”对曰：“吾族人无学者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未好美者（29），岂曰吾族人莫之好，故不好哉？夫欲富贵者，岂曰我族人莫之欲，故不欲哉？好美、欲富贵者，不视人犹强为之，夫义，天下之大器也，何以视人？必强为之。”

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谓子墨子曰：“先生以鬼神为明知，能为祸人哉福（30），为善者富之，为暴者祸之。今吾事先生久矣，而福不至，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乎？我何故不得福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虽子不得福，吾言何遽不善？而鬼神何遽不明？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之得闻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什子，子能什誉之，而一自誉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“有人于此，百子，子能终身誉其善，而子无一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匿一人者犹有罪，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，将有厚罪者也，何福之求？”

子墨子有疾，跌鼻进而问曰：“先生以鬼神为明，能为祸福，为善者赏之，为不善者罚之。今先生圣人也，何故有疾？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知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虽使我有病，何遽不明？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，有得之寒暑，有得之劳苦。百门而闭一门焉，则盗何遽无从入？”

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，子墨子曰：“不可。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。国士战且扶人，犹不可及也。今子非国士也，岂能成学又成射哉？”

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：“告子曰：‘言义而行甚恶（31）。’请弃之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可。称我言以毁我行，愈于亡。有人于此（32）：‘翟甚不仁，尊天、事鬼、爱人，甚不仁’。犹愈于亡也。今告子言谈甚辩，言仁义而不吾毁；告子毁，犹愈亡也！”

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：“告子胜为仁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未必然也。告子为仁，譬犹跂以为长，隐以为广（33），不可久也。”

告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我治国为政（34）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政者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今子口言之，而身不行，是子之身乱也。子不能治子之身，恶能治国政？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（35）！”

〔注释〕

（1）本篇记述墨子与弟子或与他人的对话，各段都是片断的对话。墨子谈话的内容，主要申明他“非命”、“明鬼”、“节葬”、“非儒”的主张。墨子虽然认为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乱天下的有四种，但他也认为孔子也有不可改易的主张。可见墨子对儒家的态度，也有比较客观的方面。从一些片断可以看出，当时有一些人怀疑墨子的主张，而墨子总是力辩自己学说的正确，真是不胜辛劳。（2）共：读为“拱”。（3）一：疑作“二”；身：“耳”字之误。（4）著：当读“赋”；伪：“”字之误，古“货”字。（5）糈：旧本作“精”，光泽。（6）取：同“娶”。（7）搢：插；忽：即“笏”字。（8）宿：停止。（9）齿：契之齿。（10）葆：包裹头发。（11）期：一年。（12）治：当作“贫”。（13）：盛大之意。（14）僇：通“戮”。（15）祀：“礼”字之误。（16）倮：通“裸”。（17）“吾”字后脱一“子”字，吾子：孩子。（18）“曰”字当在“问于儒者”后。（19）四政：四种学说。（20）迷：疑为“还”字之误。（21）后：繁体为“”，当为“复”字之误。（22）闻：应作“间”，指责。（23）孰：同“熟”。（24）议：旧本或作“义”，当从。（25）吾：通“御”。（26）徇：“徇”字之误，疾速。（27）责：求。（28）未：勿。（29）未：“夫”字之误。（30）能为祸人哉福：当作“能为祸福”。（31）“言”字前脱一“子”字。（32）“有人于此”后应补一“曰”字。（33）隐：疑“偃”之误。（34）“治”字前似当有“能”字。（35）亡：“防”之音讹。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6**

从前，古代圣王治理天下，必定把公心摆在第一位，只要出于公心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太平是由公心得来的。

(周公的儿子)伯禽(封为鲁国国君)，将要赴任时，(向父亲)请教用来治理鲁国的方略，周公说:“(为政要考虑)利民而不要(只考虑)利己。”楚人遗失了弓箭却不肯去寻找，他说:“楚国人遗失了弓箭，(必是)楚国人得到它，又何必去找它呢?”孔子听到这话，说:“去掉\'荆楚\'这一国别就好了。”老聃听到孔子的话，说:“去掉\'人\'这一限制就好了。”所以说老聃才是最具有公心的人。天地够伟大了，生育了万物，而不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子女;使万物生长，而不把它们据为己有，万物都蒙受天地的恩泽，享受天地的利益，却不知道这些是从哪里来的。这就是三皇五帝的德政。

管仲得了重病，齐桓公去问候他，说:“仲父您的病，更加沉重了，国内百姓都已经无法避讳这件事，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?”

管仲回答说:“以前我尽心竭力，还不能知道可以托付国家的人选，如今重病，命在旦夕，我怎么能说得出呢?” 齐桓公说:“这是国家大事，希望仲父您指点我啊。”

管仲恭敬地回答，说:“您打算让谁担任宰相呢?” 齐桓公说;“鲍叔牙可以吗?”

管仲回答说:“不行。我和鲍叔牙交情很好，鲍叔牙的为人清正廉洁，刚直不阿，看到不像自己(那样正直)的\'人，便不去接近人家;一旦听到别人的过错，一辈子也不能忘记。”齐桓公说:“不得已的话，那么隰朋可以吗?”管仲回答说:“隰朋的为人，对胜过自己的人贤人追羡不已，对赶不上自己的人则劝勉不息，(常常)以自己赶不上黄帝为羞愧，对赶不上自己的人表示同情;他对于国政，细枝末节不去过问;他对于事物，分外的不去了解;对于人，不刻意去找小毛病。一定要我推荐宰相人选的话，那么隰朋是合适的。”一国的宰相，可是个大官。当大官的人，不要只看小事，不要耍小聪明。所以说大工匠只注意总体设计，而不亲自挥斧弄凿;大厨师只着意调和五味，而不亲自拨弄锅碗瓢盏;大勇士只指挥战斗，而不亲自临阵斗殴，正义的军队只征讨叛逆而不骚扰百姓。齐桓公厉行公正;摒弃个人爱憎，重用(同自己有仇的)的管仲，终成五霸之首;而齐桓公徇私情呵护自己所爱，任用谄谀之人竖刀，以至死后尸身腐烂得蛆都爬了出来还不得下葬。

人小的时候愚笨，长大了就有了智慧。所以，聪明了却用私情，还不如愚笨却出以公心。天天喝醉了还想穿戴整齐，利欲熏心还想出以公道，贪婪暴戾还想成就王道，就是舜都不能做到。(何况凡人呢!)

**范文正贬饶州原文7**

西都北寺应天禅院，乃太祖诞圣之地，国初为传舍。真宗幸洛阳，顾瞻遗迹，徘徊感怆，乃命建为僧舍。功成，赐院额，奉安神御，命知制诰刘筠志之。仁宗初，又建别殿，分二位，塑太宗、真宗圣像，丞相王钦若为之记。后园植牡丹万本，皆洛中尤品。庆历末，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：艺祖曰“兴先”，太宗曰“帝华”，真宗曰“昭孝”。今为忌日行香地，去留府甚远，故诗曰“正梦寐中行十里”，此之谓也。

开宝中，教坊使魏某年老当补外，援后唐故事，求领小郡。太祖曰：“伶人为刺史岂治朝事，尚可法耶！”第令于本部中迁叙，乃以为太常太乐令。

兴国中，张观、乐史锁厅合格，不得进士第，止以为幕职官。太宗之爱惜科名如此。

庆历中，郎官吕觉者勘公事已回，登对自陈衣绯已久，乞改章服。仁宗曰：“待别差遣，与卿换章服。朕不欲因鞫狱与人恩泽，虑刻薄之徒望风希进，加入深罪耳。”帝宽厚钦恤之德如此，庙号曰仁，不亦宜乎！

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，仁宗行籍田礼。就耕位，侍中奉耒进御。上搢圭秉耒三推，礼仪使奏礼成，上曰：“朕既躬耕，不必泥古，愿终亩以劝天下。”礼仪使复奏，上遂耕十有二畦。翌日，作《籍田礼毕诗》赐宰臣已下和进。寻诏吕文靖公编为《籍田记》。时许开封国学举人陪位，因得免解。

宝元、康定间，\*\*用兵，急于边用，言利者多捃摭细微，颇伤大体。仁宗厌之，乃诏曰：“议者并须究知本末，审可施用，若事已上而验白无状、事效不著者，当施重罚。”于是，轻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。

仁宗朝，南剑州上言：“石碑等银矿可发。”上谓三司使曰：“但不害民，则为国利；或于民有害，岂可行也”上之恤爱元元至矣。

晁文元公迥在翰林，以文章德行为仁宗所优异，帝以君子\*\*称之。天禧初，因草诏得对，命坐赐茶。既退，已昏夕，真宗顾左右取烛与学士，中使就御前取烛，执以前导之，出内门，传付从使。后曲燕宜春殿，出牡丹百余盘，千叶者才十余朵，所赐止亲王、宰臣，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，各赐一朵。又常侍宴，赐禁中名花。故事，惟亲王、宰臣即中使为插花，余皆自戴。上忽顾公，令内侍为戴花，观者荣之。其孙端禀尝为余言。

咸\*三年，大理寺上言曰：“本寺案牍未决者常几百事，近日逾月并无公案。汉文决\*\*四百，唐太宗决死罪三百，史臣书之，以为刑措。今以四海之广而奏牍不闻动辄逾月，足以知民识礼义而不犯于有司也，请载之史笔。”

祥符中，诸王有以翰林使医有效，乞除遥郡，真宗曰：“医之为郡，非治朝美事，厚赐之可也。”仍令\*\*谕此意。

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，召学士对。既退，中人就院宣谕曰：“朕适忘御袍带，卿无讶焉。”学士将降谢，中人止之云：“上深自愧责，有旨放谢。”真宗礼遇词臣厚矣。

太祖讨\*诸国，收其府藏，贮之别府，曰封桩库。每岁国用之余，皆入焉。尝语近臣曰：“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，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，俟所蓄满五百万缗，遣使北虏，以赎山后诸郡；如不我从，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。”会上即位，乃寝。后改曰左藏库。今为内藏库。

太祖登极数年，石守信等犹典禁卫，赵忠献屡请于上授以他任，上乃曲燕守信等，道旧甚欢，从容曰：“朕与卿等义均手足，岂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。卿等各自择善地，出就藩镇，租赋之入，奉养甚厚，优游卒岁，不亦乐乎！朕有数女，与卿结亲，庶无间耳。”皆感称谢。于是诸帅归镇，或有至二十余年者，常富贵荣宠，极于一时。前代之保全功臣，无以过也。

真宗尝谕宰臣一外补郎官，称其才行甚美，俟罢郡还朝，与除监司。及还，帝又语及之。\*\*拟奏，将以次日上之，晚归里第，其人来竭。明日，只以名荐奏，上默然不许。察所以，乃知已为伺察密报矣。终真宗朝，其人不复进用。真宗恶人奔竞如此。

庆历中，滕子京守庆州，属羌数千人内附。滕厚加劳遗，以结其心。御史梁坚言滕妄费公库钱，仁宗曰：“边帅以财利啖蕃部，此李牧故事，安可加罪”

仁宗朝，流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，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，问其族系，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。上曰：“保任之法，欲以尽天下之才，今但荐势要，使孤寒何以进”止与师锡循资。后翰林学士胡宿子宗尧磨勘，以保官亦令循资。帝之照见物情、抑权势、进孤寒，圣矣。

英宗治\*中，燕国惠和公主下降王师约。异时，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为恭，帝疾之，曰：“此废人伦之序，不可以为法。”思有以厚风俗，亟命正之，尚未遑著于令。及神宗践阼，乃诏公主出降，皆行见舅姑礼。是时，师约父克臣为开封府判官。前一日，中使促就第，受主见，行盥馈礼。礼成，遂大设乐。天下荣之。三宫嫔御还者莫不嗟叹，近姻贵戚相与震动，以为天姬之贵尚执行妇道，盖自惠和始耳。唐南\*公主下降王珪之子，珪坐，令亲执笄，行盥馈之礼，曰：“吾岂为身荣，所以成国家之美耳。”唯我祖宗首正王化，穆然成风矣。

鲁人李延臣顷官琼管，一日过市，有獠子持锦臂鞲鬻于市者，织成诗。取而视之，仁庙景祐五年赐新进士诗也，云：“恩袍草色动，仙籍桂香浮。”仁祖天章掞丽，固足以流播荒服，盖亦仁德醲厚，有以深浃夷獠之心，故使爱服之如此也。廷臣以千文易得之，帖之小屏，致几席间，以为朝夕之玩。

本DOCX文档由 www.zciku.com/中词库网 生成，海量范文文档任你选，，为你的工作锦上添花,祝你一臂之力！